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六

目錄

雲長延津誅文醜

關雲長封金掛印

關雲長千里獨行

關雲長五關斬將

雲長擂鼓斬蔡陽

劉玄德古城聚義

孫策怒斬于神仙

孫權領衆據江東

曹操官渡戰袁紹

曹操烏巢燒糧草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六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雲長延津誅文醜

却說關公匹馬斬了顏良。敗軍奔回。報知袁紹。紹大怒。欲斬玄德。玄德面不改容而言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自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棄。未知雲長在否。天下有多少同姓同貌者。豈特赤面使大刀。

即關某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箇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授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遂請劉玄德上帳坐。却議報顏良之讐。帳下一人。應聲而言曰。顏良是吾弟也。既被曹賊所殺。吾安得不雪其恨乎。玄德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鰲豸。山後人也。姓文。名醜。乃河北名將。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讐也。吾亦與你兵馬十萬。即便起行。令醜直渡黃河。追殺操賊。沮授曰。行兵之要。勝負變

此不可不詳。今兵宜留此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今輕舉渡河。設有其難。衆皆不可還矣。紹怒曰。皆是汝等遲慢軍心。遷延歲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沮授出。嘆曰。上盈其志。不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矣。遂托疾不出議事。玄德曰。今劉備久蒙大恩。無可報效。欲助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紹喜。喚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乃累敗之將。

於軍不利。文醜乞自去。不用玄德。紹曰。吾欲見玄德才能。汝可同去。文醜曰。既主公要此人去時。某分三萬軍。教他為後部。如其無功。可自治罪。玄德曰。分兵最好。文醜遂自領七萬軍先行。玄德引三萬隨後。便起。却說曹操為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壽亭侯。鑄印送與關公。印文曰。壽亭侯印。使張遼齎去。關公看了。推辭不受。遼曰。據兄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領此名爵。

再三辭却。遼齎印回見曹公。說雲長推辭不受。操曰。曾看印否。遼曰。雲長見印來。操曰。吾失計較也。遂教銷印匠。銷去字。別鑄印文六字。漢壽亭侯之印。再使張遼送去。公視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忽聞人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操自領兵迎之。三軍皆起。軍馬在前。糧草在後。操傳令。教糧草車仗盡行前去。後軍作前部先鋒。護守糧草。以

前部先鋒却居於後。呂虔曰。糧草在前。而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標掠。吾故令在前也。虔曰。倘遇敵軍。守糧者。又不敢戰。必誤大事。操曰。吾待敵軍到時。却又理會。虔疑。不敢再言。操令糧食輜重。沿河塹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差人看時。人報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俱被趕散。後軍又遠。將如之何。衆人商議。要退守白馬。操教退軍河北。又斷其路。軍皆散亂。操以

鞭指南阜可避。

阜土山也。

人馬急奔土阜。操令人

馬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醜軍掩至。

衆將曰。賊至柰何。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一

人急止之曰。此正可與賊交戰之處。何退之

耶。操視之。乃荀攸也。操急以目視攸而笑。攸

知其意而不復言。文醜軍既得車仗。又來搶

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離亂。原來過此。只顧

取物。無心廝殺。曹操人馬圍裏將來。文醜挺

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不住。撥回

馬走。操在土井上指曰。文醜乃河北名將。誰可擒之。二將飛馬而出。操視之。廼張遼。徐晃也。二將追趕文醜至近。大叫賊將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來。遂按住鐵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中遼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怒再趕。坐下馬又被文醜射中面頰。戰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策馬前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二將戰三十餘合。張遼去遠。徐晃見

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撥回馬走。文醜沿河
趕來。忽見十餘騎軍馬。旗旆翩翻。一將當頭。
提刀出馬而來。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大喝
一聲。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二合。文醜心
怯。撥回馬遶河而走。關公馬是千里龍駒。早
赶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後有
詩讚關公誅文醜。詩曰

誓把功勲建。須將恩義酬。奮身誅虎豹。用
命統貔貅。白馬顏良死。延津文醜休。英雄

誰可似。不負壽亭侯。

曹操在土界上。見關公刀砍文醜。大驅四下人馬掩殺。河北軍皆落水。復奪輜重馬匹車仗。雲長引數騎耀武揚威。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馬哨知報與玄德曰。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德聞之。慌忙驟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如飛。衆皆指曰。此正是也。玄德遙見征塵中一面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箇字。玄

德暗謝天地。曰。原來我兄弟。果在曹操處。欲去相見。被曹兵勢大擁來。只得收敗殘軍馬。回去。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有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文醜。又是關某壞了。劉備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人報玄德至。紹令推轉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關公。又壞吾一員大將。玄德聞之。笑曰。明公不知。容伸一言而死。今曹操素怨劉備。備雖一時潰散。必有復讐之日。

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其協力攻曹。故特使關
某誅殺二將。公知必怒。不肯助兵。此乃借明
公之手。而殺劉備。斷絕讐人。以除後患。願明
公思之。此是玄德
極梟雄處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

等使我受害賢之惡名耳。喝退左右。請玄德
上帳而坐。玄德謝曰。感荷明公寬大之恩。無
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一密書去見雲長。
使知備消息。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
操。以雪顏良文醜之恨。若何。袁紹大喜曰。吾

若得雲長。似顏良文醜復生也。商議脩書。未
有人去。紹令退軍于陽武。地名結營。連絡數十
里。按兵不動。操亦令夏侯惇總兵守官渡隘
口。操班師回許都。大宴衆官。賀雲長之功。席
上曹與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乃餌敵
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衆皆服其論。正
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
獗。曹洪累戰不利。乞撥勇將精兵救之。雲長
聞言。乃進前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去破汝

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賞。何勞
又征進耶。公答曰。關某久閑。必生疾病。願再
一行。曹操許之。點軍五萬。使于禁樂進為副
將。次日便行。荀彧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
知消息。必去。不可令頻出軍。操曰。今次收功。
吾再不教臨敵矣。雲長領兵往汝南進發。敵
軍相迎。扎住營寨。當夜。營外掣了兩箇細作
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的一人。曰。此處起。直
教兄弟再得聚會。畢竟此人是誰。

關雲長封金掛印

却說關公於燈下看時。認的一人。乃孫乾也。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踪跡不聞。玄德兄今在何處。乾曰。某在徐州逃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辟龔都皆來歸順玄德。助袁破曹。故攻掠太急。今天幸得將軍到此。劉龔特令小軍引路。教某來報將軍。來日虛敗一陣。特報將軍。望將軍早

引二夫人與玄德相見。却請來汝南。又作遠圖。彼劉龔之順玄德。實有望於將軍也。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乾曰。某亦先往探其虛實。再來報將軍。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今回許昌。便辭曹公矣。當夜送乾去了。于禁樂進。又不敢問。次日關公兵出。龔都亦出陣前。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敢責人耶。公曰。我何背主。都曰。劉

玄德見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公曰。乳道拍馬舞刀向前。龔都當不住便走。公趕來。都回身告關公。故主之恩。不可忘也。與玄德速至。吾願讓汝南。公會其意。招軍掩殺。劉龔二人。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操自出廓迎接。賞勞軍士。宴罷。公遂回家。參拜二嫂于內門之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否。公答曰。未也。關公退。二夫人於簾內。痛哭甚。

切。糜夫人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
惱。故隱而不言。正哭之間。有一箇隨行老軍。
聽得哭聲不絕。於內門外曰。夫人休哭。主人
見在河北袁紹處。二夫人問曰。汝何以知之。
老軍曰。跟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夫人
急召雲長責之曰。皇叔未嘗負汝。你今受曹
恩養。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使我姊妹
憂愁身死。叔要自享榮貴。就借寶劍。斬我姊
妹之首。以絕汝之疑碍。叔無相瞞也。雲長頓

首流淚告曰。兄今委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內走泄也。事須緩圖。不可以速。甘夫人曰。叔宜上緊。不可緩之。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于禁已知劉備在于河北。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關公正悶中。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公曰。故主未見。何喜之有。遼曰。公看春秋管鮑之義。可得聞乎。公曰。管仲常言。吾三戰三退。鮑叔不以我為懦。知我有老母也。吾常三仕三見逐。

鮑對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常與
鮑對談論。身極困乏。鮑對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常與鮑對賈。音分利多。鮑對
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對。此則是管鮑相知之交也。遼曰。兄與玄
德相交。何如。公曰。吾與玄德公。結生死之交
耳。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非管鮑之可比也。遼
曰。吾與兄交。何如。關公曰。吾與你邂逅相交。
若遇吉凶。則相救。若逢患難。則相扶。有不可

救則止。豈比吾與玄德生死之交也。遼曰。玄德向日。在小沛失利。緣何公不死戰以保之。公曰。吾那時未知是實。若玄德死。吾豈獨生乎。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之否。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負也。文遠須達其意。然後某親稟丞相。後人有詩曰。

月缺不改光。劍折不改鋼。月缺鬼易滿。劍折復鑄良。勢利壓山嶽。難屈志士腸。男兒有死節。可殺不可量。

張遼辭關公回。遂將公言。盡白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却說關公正尋思之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至請入。關公不識其人。乃問之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手下。南陽陳震也。公大驚。急退左右。問之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公舉目視之。乃玄德書也。公折開其書曰。

備嘗謂古之人。恐獨身不能行其道。故結天下之士。以友輔仁。得其友。則益。失其友。

則損。備與足下。自桃園共結刎頸之交。雖不同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哭而言曰。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其所也。吾安肯事曹公。而圖富貴乎。震曰。玄德望公。淚不曾乾。公既仗義。何不速歸乎。關公曰。人生于天地之間。無始終者。非君子也。吾昔日曾對曹公。言及此事。曹公已從之。

吾已立功三件報其恩。吾來時明白。去不可
不明白也。吾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待辭了
曹公。奉嫂嫂回見。震曰。倘曹公不放將軍。當
何如哉。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於此乎。震曰。
公速作回書。某星夜持去。免致玄德之望也。
關公遂寫書答云

某切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是大丈夫之
志也。某自幼讀書。夙知禮義。至於觀羊角
哀左伯陶之事。論張元伯范巨卿之約。未

嘗不三嘆而流淚也。昔某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盡死節。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碎軀。死于溝壑。近自汝南。方知信息。須當面辭曹公。奉送二嫂歸也。昔日降漢之時。已曾預言。今已有微功之報。不容不從。忽得兄書。視之如夢。某但懷異心。天地可表。披肝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即入相府。拜辭曹操。操

知來意。乃懸迴避牌于門。公遂快快而回。收
拾一輛小車。選舊跟隨者二十人。早晚伺候。
甘夫人喚關公問曰。叔叔近日行藏若何。公
曰。只在早晚辭了曹公。便請嫂嫂上車。堂中
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寸絲亦不可帶去。
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勿得遲滯。公又往相府
拜辭。門首又掛迴避牌。關公往數次。皆不放
入。關公往張遼家相探。欲言此事。遼亦托疾
不出。公思之曰。此是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

也。大丈夫既欲去。不動。非丈夫也。遂寫辭書一封。辭曹公。其書曰。

漢壽亭侯關某。特沐再拜奉書。漢大丞相曹麾下。某聞有天而有地。有父而有子。有君而有臣。天氣應乎陽。地氣應乎陰。萬物若順時。方可養羣生。而成三綱五常之義也。某生於漢朝。少事劉皇叔。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領恩諾。某所以歸焉。拔擢過望。實難克當。今探

知故主劉皇叔。見在袁紹軍中。身為寄客。使某旦夕不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義。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主。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某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建安五年秋七月。關某狀上。公遂將累次所賜金帛。一一封記。懸壽亭侯印于庫中。平明請二夫人上車。二十人扶事。另遣人於相府下書。關公上赤兔馬。提青龍。

刀護送車仗。迤出北門。門吏當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避去。關公出門。呼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驚動嫂嫂。從者推輪送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論關公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接書看畢。大驚曰。雲長出矣。又有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皆望北行。又家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其壽亭侯卽懸於

庫中。原撥答應人。皆不帶去。只與原跟從二十人。小車一輛。隨身行李。平明時去了。衆人聞之。盡皆愕然。忽一將挺身而出。大叫曰。某願將半萬鐵騎去生擒關某獻與丞相。畢竟要趕關公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千里獨行

却說要去追關公者。衆視之。乃猿臂將軍蔡陽也。原來曹操部下只有蔡陽不服關公。常有讒譖之意。故要去趕。操曰。事主不忘其本。

乃天下之義士也。來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後史官覽關公傳而言曰。兩盡其忠。世稱義勇。遂賦詩曰。

刺良恩已報曹公。辭魏歸劉兩盡忠。威鎮許都謀涉遠。當時義勇有誰同。

曹操叱退蔡陽。不肯教去。程昱曰。關某不辭丞相。不奉鈞命。何如。操曰。使歸故主。以全其義。昱曰。丞相雖能捨之。諸將皆不平也。操曰。何為不平。昱曰。關某有三罪以致衆怒。且關

某昔日在下邳。事急來降。丞相遂拜為偏將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雖建奇功。即拜壽亭侯之職。恩榮極矣。一旦棄丞相而去。不能盡忠。其罪一也。不得丞相之命。飄然便行。欲殺門吏。不遵國法。其罪二也。知故主之微恩。忘丞相之大德。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三也。今關某若歸。素紹。是縱虎傷人也。不若遣蔡陽趕上誅之。絕此後患。操曰。不然。吾昔日曾許之。今日故捨之。若追

而殺之。天下人皆言我失信也。彼各為其主。勿追也。遂喝退。後史官裴松之評曰。

曹公知公。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寔曹氏之休美。

宋賢有詩曰

功成自合歸玄德。解印封金離許都。不羨金銀光照室。惟思恩義走長途。人言俊傑千年少。我道將軍萬古無。不是追兵無鐵

騎曹公尤重去時書

又詩曰

三國初爭勢未分。獨行謀策最機深。不追

關將令歸主。便有中原霸業心。

此言曹公平生好處

為不故玄德不追關公也。因此可見的曹操有寬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

程昱曰。雲長不辭而去。終是缺禮。操曰。彼曾

到相府幾次。被吾避之。吾所賜金帛。皆留還

我。此雲長乃千金不可易其志。真仗義疎財

大丈夫也。此等之人。吾深敬之。程昱曰。久後

為相。丞相休悔。操曰。雲長非負義之人也。彼

各為主。豈容人情耶。想雲長此去不遠。吾一發結識他。做箇大人情。先教張遼去請住他。我與他送行。將一盤金銀為路費。一領錦袍作秋衣。教他時時想我。程昱曰。雲長必不回來。操曰。吾引數十騎去。使張遼單騎先去請。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須要相傍車仗而行。不敢縱馬。按住絲韁。緩緩而走。忽聽有人叫雲長且慢行。關公自思想。呼我字者。必不是害吾之人。遂教車仗

從人只管大路緊行。吾自理會。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持青龍刀。勒住赤兔馬。問曰。文遠莫非來擒我乎。遼曰。吾身無片甲。手無軍器。何必生疑。丞相知兄遠行。特來相送。並無傷害之心。公曰。丞相此來。必有他意。遼曰。丞相已言彼各為主。勿追也。容兄自去。以全其義。為不曾相送。自輕身而來也。特令小弟先來請住兄長。公曰。便是丞相領錢騎來。吾願單騎決一死戰。關公約回數十步。立

馬於霸陵橋上望之。見操引數騎飛奔前來。背後皆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擺開。關公見衆將手中皆無軍器。因此放心。操曰。雲長何故行之太速耶。關公馬上欠身施禮。曰。關某日前曾稟丞相。今故主在袁紹處。不由某不星夜去也。累次遣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解印。納還丞相。萬望丞相不忘昔日之言。操曰。吾以取信於天下。安肯

有負前言。恐將軍於路缺費。特具路費相送。一將馬上托過黃金一盤。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也。操曰。特以少疇大功萬一耳。公曰。又感丞相大恩。微勞不足補報。異日萍水相會。別當疇之。操笑而答曰。雲長忠義之士。恨吾薄福。不得相從。錦袍一領。畧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操有變。不下馬來。用青龍刀尖挑却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

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遂下橋望北而去。許
褚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
一騎。吾二十餘人。安得不疑焉。吾言既出。不
可追之。曹操自引諸將回城。於路嗟嘆曰。汝
等衆將。當效雲長。以成萬世不朽之清名也。
後有詩曰。

將軍降漢不降曹。千里尋兄豈憚勞。送別
許都關外路。刀尖曾挑錦征袍。

關公來趕車仗。約行三十里不見。雲長正慌。

走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雲長且住。公舉目視之。見一人約年二十有餘。黃巾錦衣。持鎗跨馬。引百餘步卒下山。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鎗下馬。拜伏于地。雲長恐詐。勒馬停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貫襄陽人也。姓廖。名化。字元儼。因漢末世亂。流落江湖。劫掠自己聚衆五百餘人。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院夫人劫掠上山。吾問從者。云是大漢劉皇叔夫人。吾即拜於地。

下。問其來意。為說將軍盛德。吾欲送下山來。杜遠其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恐傷害。留在山中。公教急請下山。不時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公即下馬。提刀於車前問候。曰。嫂嫂受驚。關某之罪也。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刦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

已被廖化殺之。關公聽言。遂來拜謝廖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賊之類。若用為伴人。必耻笑。公乃辭謝曰。感謝厚意。爭柰曾與曹公說誓。願千里獨行。日後相逢。必當重謝。廖化拜送金帛。雲長不受。化遂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為後來化雲長將操送袍事。告與二嫂。隨車仗而行。漸天晚。投一孤庄安歇。庄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來的將軍姓甚。關公下馬。向前施禮曰。

某乃劉皇叔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關公否？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庄。關公曰：車上有夫人。老人喚妻女出請。甘糜二夫人下車，上草堂。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公曰：嫂嫂在上，安敢就坐。老人曰：公異姓，何如此之敬也？公曰：某曾共劉玄德、張益德結義兄弟，誓同生死。二嫂相從於兵甲之中，未嘗敢缺禮。老人曰：將軍天下之義士也，遂教妻女於草堂上相待。

二夫人。老人於小齋款待關公。公問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朝時。為議郎。致仕回鄉。今有小兒胡班。見在滎陽太守王植下。為從事。將軍必由那裏經過。就付書與小兒相會。公求胡華書。遂告以辭曹公之事。胡華感嘆不已。當夜。二夫人宿於正房。關公秉燭而坐。次日天曉。胡華饋送飲饌。關公請二嫂上車。辭別胡華。披甲提刀上馬。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是操步下。

將引五百軍馬在嶺上把隘。

音愛

此是三州隘

口。關公押車仗上嶺。嶺上軍士報知孔秀。秀

遂提劍出關。喝關公下馬。公只得下馬與孔

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曰。已辭曹公。特往

河北尋兄劉玄德去。秀曰。河北袁紹正是曹

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來文。公曰。因行慌

速。不曾討得。秀曰。若無來文。將軍且在關下

住。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公曰。待汝

去稟。悞了我行程。秀曰。一日不稟。要住一日。

一年不稟。要住一年。雲長怒曰。汝何相侮耶。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當今亂世。龍爭虎鬪之時。若無文憑。枉說英雄。雲長曰。汝不容我過去。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質當。雲長奮怒。舉刀欲殺孔秀。秀急閉關而去。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五關斬將

却說孔秀慌忙退入關去。緊閉上門。鳴鼓聚軍。俱各披掛。手執軍器。分布左右。孔秀全副。

衣甲。綽鎗上馬。放開關門。大喝曰。汝敢過否。雲長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答話。直取孔秀。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血濺長空。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與汝等無干。衆軍拜於馬下。公曰。借汝衆軍之口。往許都告訴。丞相尚與我親自餞行。孔秀故相攔截。欲殺害吾。吾故殺之。先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原來先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

韓福。福急聚將士商議。手下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走。若不阻當。必有罪責。韓福曰。關公勇猛。難以迎敵。顏良文醜。尚且被誅。只可設計擒之。孟坦曰。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軍和他交鋒。太守於高昇處用暗箭射之。却伏軍士於左右。若墜下馬。即當擒之。解赴許都。必得重賞。商議了。忽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引一千人馬。擺列關口。這關是平地上。初立。晨昏守禦。往來

奸細。公見豎立旗號。密布刀鎗。見韓福彎弓
插箭。立馬揮鞭。問來者是何人。雲長於馬上
欠身施禮。言曰。吾乃壽亭侯關某。聊借過路。
韓福曰。汝有曹丞相來文否。公曰。事冗。不曾
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故都。專一
盤詰。往來奸細。汝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
曰。東嶺孔秀。被吾斬之。汝等攔吾。欲尋死耶。
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直
取關公。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三合。

撥回馬走。關公趕來。孟坦只指望誘引關公。不想他馬名赤兔。走若星飛。早馬尾相交。趕上腦後一刀砍為兩半。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中關公左臂。公口拔箭出。血流不止。公飛馬迳奔韓福。衝散衆軍。韓福急走不迭。公手起一刀。帶頭連肩斬於馬下。殺散衆軍。保護車仗。公遂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停。連夜奔沂水關來。把關將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

鎚原是黃巾賊餘黨。後授曹操撥來守把關。

口。

黃巾降者多話中無用多不載

早有人報去。却說關公殺

了韓福。

這韓福不是冀州韓馥。韓馥在那張邈處心疑。刎死這箇是納糧買官的。

卞喜尋思一計。就關前有座寺。名曰鎮國寺。

是漢明帝御前香火院。至董卓時廢了。曹操

又使韓福重脩。卞喜就寺中埋伏下刀斧手。

二百餘人。約定擊盞為號。要害雲長。卞喜離

關迎接關公。公見卞喜殷勤。下馬相見。喜曰。

將軍名震天下。誰不仰視。今歸皇叔。以全大

義雲長訴斬孔秀韓福之事。卞喜曰。將軍殺的是也。某如見丞相替稟衷曲。關公甚喜。遂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衆僧鳴鐘出迎。本寺有僧三十餘人。數內長老正是雲長同鄉。法名普淨長老。長老已知其意。向前來與關公問訊。關公答之。淨長老曰。將軍離蒲東幾年。公曰。近二十年矣。淨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僧曰。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河。卞喜見淨長老說。

鄉里故事。只恐走泄。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多言也。雲長曰。不然。鄉人見鄉人。安得不相敘舊情耶。長老請方丈內待茶。雲長曰。二嫂在車上。可先獻茶。長老教取茶先奉夫人。遂請關公入方丈。長老以手攜挈戒刀。以目顧盼。公會其意。喚左右將刀近側。卞喜來請關公。於法堂上筵席。公見壁衣之後。多人密布。皆掣劍在手。公曰。卞君請關某。是好意耶。是歹意耶。卞喜曰。安得不敬乎。關

公於壁衣中。窺見一羣刀斧手。公大喝卞喜曰。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卞喜知事已泄。大叫左右下手。其間有膽大者。就欲向前。皆被關公砍之。卞喜急下堂。遶廊而走。關公棄劍。執大刀趕來。卞喜暗取飛鎚擲打。公用刀背隔開鎚。趕將入去。一刀劈為兩段。死於廊下。關公急來看二夫人。早有軍人將欲圍住。見公來。四散奔走。公皆趕散。謝淨長老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之害。公遂辭淨長老行。淨

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遊。

後會有期。將軍保重。

這僧後來相見處。

普淨相別去。

了。雲長護送車仗。往滎陽進發。滎陽太守王

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比及雲長來到。韓福

家先使人通報了。雲長到滎陽。王植使人守

住關口。把關吏問了姓名。來報王植。王植即

開關。喜笑相迎。雲長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

於路驅馳。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

暫歇一宵。來日登途未遲。公見王植意甚殷

勤。遂請二嫂入城。驛途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曰。尊嫂在上。不敢飲酒。王植堅請。公不肯出。飲饌皆送至館驛中。關公見於路辛苦。請二嫂正房歇定。從者各自安歇。飽喂赤兔馬。并駕車馬數匹。公亦解甲少歇。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害太守。并守把關隘將校。死罪猶輕。此人武藝難敵。汝今晚可點一千軍。圍定館驛。每一人一箇火把。先燒斷外門。四

圍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今夜二更舉事。吾亦自引一千軍接應。胡班領了言語。便去點軍。各人要火把一束。又要乾柴引燥之物。先搬於館驛門首。胡班尋思。我不識關雲長怎生模樣。當往觀之。胡班遂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吏曰。廳上看書者是也。胡班往觀。見雲長左手綽髯。凭几於燈下看書。班見了大驚曰。真天人也。語言頗高。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太守下後事胡班。雲長

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華乃班之父也。公喚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班看畢。嘆曰。險些誤害忠良。遂入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令四面一千火把。約二更放火。胡班今去開門。請將軍急收拾車仗。行李出城。雲長大驚。慌忙請二嫂上車。雲長披掛提刀上馬。出館驛來。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急來到城邊。只見城門早已放開。公催人伴。火速出城。胡班送公出城。回去却纔放

火。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公勒住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讐。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鎗。火把照耀。迺刺雲長。被公撥開鎗。攔腰一刀。砍為兩段。人馬皆散。雲長不趕。自隨車仗。催促行程。公感激胡班不已。後公聞知胡班被王植家人所殺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與劉延。延慌忙引數十騎出廓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延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辭丞相去。

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袁紹乃丞相。讐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即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下將秦琪據守。只恐不容公過渡。公告劉延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公曰。吾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危。今日求一隻渡船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將軍知之。必見吾罪。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到秦琪寨邊。秦琪引軍出迎。問來者何。

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是也。琪曰。今欲何往。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皇叔。敢來借渡河船隻。琪曰。丞相明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他節制。有甚公文。琪曰。吾奉夏侯將軍將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公大怒曰。你知吾於路斬攔截者麼。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也。敢與我鬪麼。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秦琪大怒。從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公青龍刀起。秦琪屍橫馬下。公

日。當吾者已死。餘者不必驚恐。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舉舟。偏所。公請二嫂渡船。過黃河。往北進發。便是袁紹地界。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故曰。五關斬將。後人有詩為證。詩曰。

掛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還。馬騎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龍出五關。忠義慨然沖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獨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留題翰墨間。

却說公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懷痛恨。以我為無仁義之人也。嗟嘆不已。正行之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公勒馬視之。來者乃孫乾也。關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汝南劉辟龔都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諸將謀士互相妬忌。田豐尚囚獄中。沮授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專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知雲

長決回。必然陷害。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了三日了。恐雲長不知。到袁紹處。怕落在彀扣音中。故遣某於路迎接來。天幸於此得見雲長。公可就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雲長引教孫乾拜二夫人。夫人問其動靜。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之事。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公宜速行。衆皆掩面垂淚。雲長依此言不投河北去。迤取汝南來。正行之間。忽見背後塵頭起處。

一彪人馬趕來。當先一員大將。大叫曰。關某休走。吾來擒汝。未知勝負如何。

雲長擂鼓斬蔡陽

却說雲長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路行。忽然間。背後夏侯惇趕來。約三百餘騎。雲長急令孫乾保車仗一面行。遂勒回馬。按住刀而言曰。汝來趕吾。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又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特來擒汝。早下馬受縛。雲長曰。吾未降漢時。曾

說應有殺伐。不須稟問。於路守把將校。生事攔截。吾皆斬之。惇曰。吾與秦琪報讐。拍馬挺鎗欲刺。忽背後一騎飛到。大叫不可與關將軍交戰。關公亦按轡不動。來使懷中取出公文。於馬上言曰。丞相憐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故遣某持齎文書。遍行諸處也。惇曰。關某於路殺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使曰。未知。惇曰。活捉將去。見丞相。等丞相放他。關公大怒曰。吾懼汝。非大丈夫也。拍馬輪刀。直

取夏侯惇。惇挺鎗相迎。兩馬約戰二十合。又一騎飛到。大叫曰。二將軍罷戰。遂各自分開。夏侯惇問曰。汝來何故。使者曰。丞相恐於路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他殺把關將士否。使臣曰。未知也。惇曰。若如此。不可放他去。二將又戰到二十餘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於陣前忙問使臣曰。丞相交擒關某乎。使曰。非也。丞相二次使人來說。誠恐路上阻當關將軍。故送公文敬行。

惇曰。丞相不知關某殺人。必用擒下。指揮手下軍士。團團圍住。休教走了。背後軍馬齊來。公無半分懸怯。聲如巨雷。來衝陣勢。惇挺鎗來迎。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元讓。雲長。休得爭戰。衆皆視之。乃張遼也。俱各失驚。二人勒住馬。張遼近前而言曰。奉丞相鈞令。因雲長殺了孔秀。恐有阻當。特差我來。教於路關隘。任便行。惇曰。秦琪是蔡陽外甥。蔡陽是我舉薦他。見丞相。他將秦琪分付在我處。今你

將他無罪斬之。於理恐有不然。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羨滿教關雲長去。不可廢丞相寬洪之意。惇方引軍馬退去。後人有詩曰。

為愛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應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撈籠天下心。

張遼曰。雲長今往何處。關公曰。兄長不在索。紹處。吾今往普天下尋之。遼曰。既未知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公曰。既已告辭。安有復。

去之理。文遠回都。借言請罪。二人分別。張遼
赶上夏侯惇。領軍回去。雲長亦赶上車仗。與
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如遇晚。隨投
宿處。行了數日。正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遙
望岡邊一所庄院。關公先往借宿。庄主出迎。
公言來意畢。庄主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
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請入宰羊置酒相待。
又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與孫乾關公。
三人於堂上飲酒。一邊烘焙行李。一面喂養。

馬匹。到黃昏時候。見一後生。引數人入庄。迤
奔草堂而來。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關公
問之。常曰。此愚男也。公問何來。荅曰。射獵方
回。常流淚言曰。老夫世本儒流。因天下荒亂。
隱居務農。一生止有此子。不習儒業。惟務遊
獵為樂。乃家門之大不幸也。公曰。方今亂世。
若是棄文就武。善熟弓馬。亦可以取功名。何
為不幸。常曰。他輩若是肯習武藝。亦是幸也。
此子專務遊蕩。無所不為。關公亦嘆息良久。

郭常相陪至更深。各人歇去。郭常辭出。公與孫乾曰。此人如此之賢。此子如此之愚。乃天意之不齊也。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鬧。公提劍往視之。見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從者却與庄客相打。公急問之。從者曰。此人來盜赤兔馬。擄出。將欲備鞍。被馬一脚踢倒。叫喚方知其事。我衆人起來奪馬。庄客盡來劫奪。因此相打。孫乾勸關公殺之。公責之曰。吾獨行天下。全仗此馬。汝今盜之。是絕吾去路矣。

恰欲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為此逆事。罪合萬死。奈老妻素愛此子。公若殺之。老妻必憂悶死矣。望將軍仁慈寬恕。幸甚。公平生是仗義之人。思此老人。曾實訴告。遂釋之而不殺。坐以待旦。平明收拾行裝。郭常夫婦拜於堂下。謝曰。辱子冒瀆尊威。深感將軍哀憐之恩。公令喚出。吾以善言慰之。郭常曰。辱子四更時分。又引數箇無徒。不知何處去了。乃常前生之冤業也。公謝了郭常。請二嫂上。

車。公與孫乾離庄。並馬而行。行不到三十里。
前無村房。後無店舍。只見山背後兩馬引着
百餘人來。為首者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
者乃郭常之子也。攔住去路。為首者大呼曰。
吾乃天公將軍張角部下大方。裴元紹來者。
快留下馬。放你過去。公大咲曰。狂猾匹夫。汝
從張角為盜。還知劉關張三人兄弟名字麼。
為首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不
識其面。汝何人也。關公乃停刀。解囊露髯。令

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獻於馬前。關公問姓名。告曰。裴元紹也。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報道有一客人。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庄上投宿。故教某來強奪此馬。不想却是關爺爺。可殺此人。以正其罪。不干小人之事。公曰。吾看郭常相敬甚厚。不忍殺之。就馬前放回。其人抱頭鼠竄而去。公曰。汝不識吾。何以知名。裴元紹曰。離此二十里。新版地名有一卧牛

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求音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雲長嘆曰。山林之中。亦有信義之士為盜耳。今後可去邪歸正。勿陷此身。元紹拜謝。恰欲分別。遙望見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是周倉也。立馬待之。果是周倉。周倉見雲長。下馬俯伏於道傍。雲長教請起。言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

隨黃巾張寶處。曾識尊顏。恨失身於賊寇之內。不得相從。今日天賜機會。得拜於此。願將軍不棄收留。倉願為馬前一小卒。早晚執鞭墜鐙。死亦甘心。公曰。汝願隨吾。汝手下人伴若何。倉曰。聽其自然。願順者從之。隨問一聲。衆皆願順。公遂下馬於車前。稟問二嫂。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昌。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未曾要軍馬相隨。前者廖化。叔尚却之。今次又容為盜者相從。恐惹人議論。我女

輦淺見。叔當斟量。公曰。尊嫂之言是也。遂回倉曰。非關某寡情。柰二夫人未許。汝等且回山中。寧柰。吾尋見兄長。必來相招也。倉頓首而告曰。倉乃一簾鹵匹夫。失身為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似此等英雄錯過。別無門路矣。如將軍不容衆隨。令盡跟裴元紹去。某當步行跟將軍。雖千里萬里。亦不辭也。公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隨。又且何妨。公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去。元紹曰。哥

哥跟將軍去。弟亦願隨。周倉曰。汝若去時。人
伴皆散。汝可權時領料。我且跟隨將軍去。但
有住扎處。便來取你。裴元紹怏怏而別。周倉
跟去。雲長別元紹而行。前往汝南進發。行了
數日。將至界口。正行之間。遙望相近山城。問
土居人。此何處也。土人答曰。此名古城。數月
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
官趕逐往他處去了。此人在古城中。招軍買
馬。積草屯糧。聚了四五百人。四遠無人敢當。

不可從此處經過。公聞之喜曰。自徐州失散。今已半年餘。誰想兄弟在此。先令孫乾於城中報說。教接嫂嫂。却說張飛自礧礧山中。飄蕩落草。待投河北去。路經古城。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就殺起來。奪了縣印。縣官皆逃。張飛就此安身。忽見乾來。便問其故。乾說劉皇叔離了袁紹處。投汝南劉辟處。會合人馬。今關將軍離了許昌。送二嫂嫂尋覓到此。請將軍出廓迎接。張飛聽罷。也不回言。即便披掛。

持丈八蛇矛。飛身上馬。引一千餘人。迤出北門。雲長望見益德到來。喜不自勝。刀付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張飛睜圓環眼。倒豎虎鬚。聲若雷吼。揮矛望雲長便刺。雲長大驚慌。閃過鎗。便叫兄弟。如何忘了桃園結義。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雲長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既順了曹操。封為壽亭侯。自享富貴。今又來賺我。我兩箇併箇你死我活。雲長曰。你原來也不知。我也難說。見放着二

嫂嫂在此。你自請問。甘糜二夫人聽得。揭簾而呼曰。益德叔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休恠。待我殺負義的人。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雲長並不知你等下落。不得已而降漢。不降曹。今知你哥哥在袁紹軍中。故千里獨行。送我到此。你休錯見了。張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事二主之禮。嫂嫂你休被他瞞過了。甘夫人曰。在下邳時。出於無奈。飛曰。寧死而不辱。你既降曹。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你休屈了我。

心。乾曰。特來尋將軍。飛曰。如何連你也胡說。他那裏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雲長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飛把手一指。兀的不是軍馬來也。雲長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到來。上面風吹動曹操軍馬旗號。張飛曰。尚敢支吾。使丈八矛棚來。公急止之曰。兄弟且住。你看我斬來將。以表我真心。飛曰。你既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要你斬來將。只見曹軍將近擺開蔡陽橫刀勒馬。立於門旗之下。猛

見雲長披掛了。拍馬前來。喝曰。來將何人。答曰。吾乃蔡陽是也。你殺吾外甥秦琪。你原來在這裏。吾奉丞相鈞命。特來捉你。若捉住你時。我便封為壽亭侯。叫一聲擂鼓。鼓纔舉動。雲長早已勝到面前。一通鼓未盡。雲長刀一越處。蔡陽頭已落地。張飛見了大喜。有讚斬蔡陽詩曰。

將軍氣槩與天平。匹馬單刀獨自行。千里尋兄恩義重。五關斬將鬼神驚。鼓聲響處。

人頭落。旗影開時血刃紅。堪笑蔡陽無計
算。山雞要與鳳凰爭。

又詩曰

千古令人笑蔡陽。提刀幾欲戰雲長。古城
偶遇交鋒處。畫鼓方過一命亡。

衆軍便走雲長趕上。活捉蔡陽執認旗的過
來。

旗上寫名姓
為認旗也

取問消息。其餘皆潰散。挈認

旗的軍告說。蔡陽知道將軍殺了他外甥。心
中忿怒。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報讐。曹丞相
不肖。故差他往汝南攻劉辟。不想這裡遇見

將軍言畢。雲長教去張飛面前說實事。飛問曰。雲長在許昌行止若何。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纔信實。却來車前與二嫂施禮。忽城中人來報說。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麼人。飛心中疑慮。即便領兵轉城來迎。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古城聚義

却說關公斬了蔡陽。敗殘軍馬奔回許昌。張飛方纔信實。忽報城南有十數騎到。飛便轉

出城來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飛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亦下馬來。竺曰。自從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于河北。並不知將軍來此。昨日道上。遇見一夥客人。言說有箇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見今據守古城。吾兄弟斟量。想必是將軍。故來尋訪。今幸得相見。飛喜曰。雲長送二嫂今日方到。乾亦同雲長到此。已知哥哥

下落。糜竺大喜。同來。飛遂請二嫂進城。衆各解甲。請二夫人入衙坐定。衆皆哭拜于階下。二夫人亦傷感不已。張飛却纔備問仔細。甘夫人說雲長前後歷過之事。張飛方哭。衆拜雲長。飛等各言其事。已畢。乃殺豬羊賀喜。雲長曰。兄長未到。甚酒食能充肺腑也。孫乾曰。此去汝南不遠。明日共往取之。當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孫乾二人。分付衆人皆在古城等候。二人引十數騎。迤邐奔汝南來。劉辟龔都

接着。乾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處住了數日。為見軍少。再回河北商議。三日前去了。雲長快快不樂。乾曰。將軍休憂。只用這一番驅馳。再往袁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同到古城便了。雲長辭別劉辟龔都。回到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飛欲自往。雲長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往取兄。汝可堅守古城。飛曰。你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雲長曰。汝但放心。見機而變。

遂收拾二十餘騎隨行。雲長喚周倉曰。卧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馬匹軍士。倉曰。有五
百餘人。馬五六十匹。公曰。我等抄近路去取
兄長。你可往卧牛山招此一路人馬。於大路
上迎來。勿得有誤。周倉欣然上馬而去。雲長
孫乾投冀州來。將至界首。孫乾曰。將軍只在
此間尋箇去處宿歇。某自入境。見皇叔報知。
便求脫身之術。雲長於道左。見一座庄院。獨
往覓宿。孤庄之內。一人出迎。公實告之。庄主

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將軍大名。今得瞻拜。如撥雲霧而見青天。遂忙請入庄。隨喚二子出拜雲長。公曰。二子何名。答曰。長男關寧。次男關平。寧學讀書。平習武藝。關定留雲長在庄。人伴盡藏於家。却說孫乾匹馬迤來冀州。入見玄德。把上項事說知。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投奔袁紹。可暗請來商議。不時約雍至與孫乾相見。共議脫身之術。雍曰。明日見袁紹。可請親往荊州。結連劉表。共破曹操。主公

乘此而去可也。雍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可以結為唇齒。共破曹操。紹曰。吾常遣使結好此人。此人未肯相從。玄德曰。此人乃備同宗之兄。備往說之。必無阻矣。紹曰。若得劉表。勝似劉辟。遂教玄德行。紹又曰。近有人說汝弟關雲長已離曹操。必來尋汝。吾欲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吾弟雲長乃一虎也。若

失二鹿。得一虎。是可以拒曹。何故殺之。望明公垂察焉。紹笑曰。吾實愛之。故相戲耳。汝可使人召之。玄德曰。即遣孫乾。遠近去召之。若何。紹大喜。玄德出。簡雍曰。劉玄德此去。必不回矣。紹曰。當如之何。雍曰。某願同行。一者同說劉表。二者監住劉備。紹曰。甚妙。却說玄德先教孫乾行。次日來辭袁紹。紹曰。恐汝隻身難成。吾使簡雍相輔同往。玄德與簡雍同辭袁紹。上馬出城。郭圖入見紹曰。劉備去說劉

辟。未見成事。今又與簡雍去說劉表。此一行必不回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也。郭圖嗟呀而出。玄德簡雍行出界首。孫乾接着。同至關定家。雲長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已。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雲長曰。此人與弟同姓。欲令次子跟弟同去。玄德曰。年幾何。關定荅曰。次子關平。年十八歲矣。玄德曰。既長者有心。令子跟雲長。況吾弟又無子嗣。某願求令嗣與雲長為嗣。若

何關定曰。若蒙主盟。願聽嚴令。玄德致謝。關平自此。以雲長為父。玄德恐索紹來追。急收拾起行。關定送了一程。雲長教取路往卧牛山來。正行之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雲長引見玄德。玄德問其故。倉曰。自到卧牛山。誰想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戳死裴元紹。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倉到彼招誘人伴。止有這幾箇過來。餘者懼怕。不敢摘離。倉親自與他交戰。被他連勝。

數次身中三鎗。因此迤來專待主公。玄德問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雲長縱馬提刀在前。玄德在後。迤投卧牛山來。周倉來到山下喊叫。那員將全付披掛挺鎗縱馬引衆軍下山。玄德望見來將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員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傍。衆皆一齊下馬迎之。其人乃真定常山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玄德問其所來。雲曰。自離主公。公孫

瓚不從直諫。以致喪敗。放火自焚。袁紹節次招諭雲。雲想紹非成立之人。棄而遂投北方。後知主公在袁紹處。欲來相投。又恐袁紹見恠。故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因從此處經過。裴元紹下山來奪吾馬匹。雲就殺之。借此安身。近知張益德在古城。又欲投之。恐其非實。今天幸得遇主公。正應昨夜之佳夢也。玄德大喜。盡訴從前經歷之事。玄德曰。吾一會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意。誰想今日相遇。乃備

之幸也。雲曰：奔走四方，尋主事之，未有真主。今隨皇叔，大稱平生，雖肝膽塗地，無少恨矣。當日就燒毀山寨，率領人衆，盡隨玄德，前赴古城來。張飛、糜竺、糜芳聞知，出廓迎接，各相拜訴。二夫人出言，雲長之德，玄德感嘆不盡，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筵會，先拜謝天地，遍勞諸軍，衆皆歡悅。文武仍舊相聚，又添子龍、玄德，歡喜無限，連飲數日，以慶賀兄弟再見之喜。有詩曰：

當時手足以瓜分。信斷音稀杳不聞。今日
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會風雲。玄德關張
離散後。古城天遣再相逢。從來良將隨明
主。惟有常山趙子龍。

古城聚義時。有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
竺糜芳周倉關平。共馬步軍校五千餘人。玄
德商議欲棄古城去守汝南。又值劉辟龔都
差人來請。玄德遂起軍前赴汝南住扎。招軍
買馬。漸自嘔噤。却說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

欲起兵伐之。郭圖諫曰。不可。劉備乃疥癬之疾。曹操乃是勦敵。不可不先除也。劉表雖兵精糧足。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士有周瑜。張昭之輩。武將有程普。黃蓋之徒。積糧有五七年。甲兵有數十萬。可使人結好。共破曹操。南北相攻。唾手可得。紹從其論。即時脩書。遣陳震為使。來會孫策。合兵破曹。還是如何。

孫策怒斬于神仙

却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糧足備。因建安四年冬。為襲取廬江。收復數郡。破黃祖。敗劉勲。豫章太守華歆降。後聲勢大振。遂遣張紘前往許都上表。其表曰。

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

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音力陣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竟用命越度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漫鋒刃所戳歟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出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郎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死者一萬餘口獲船大小六千餘艘財物如山積雖表未

擒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
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
孤特之虜。成鬼行屍。誠皆聖朝神武遠振。
臣討有罪。得效微勤。謹具表上奏。以聞。伏
望天覽。

此表乃破黃祖始末。不必重說。曹操知孫策
強盛。乃嘆曰。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
女配策小兄弟孫匡。由是結親。留張紘在許
昌。孫策此時欲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甚恨。

之常有襲許都之心。吳郡太守許貢。暗遣使上表於漢帝。其表之畧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可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當速制之。

許貢使人渡江。被把江守將所獲。解赴孫策處。策觀表大怒。遂請許貢說話。孫策責之曰。汝欲送吾於死地。何也。貢答曰。貢無此意。策出表視之。貢無言可對。策遂命武士絞殺之。

貢家小盡皆逃散。有家客三人。要與許貢報讐。恨無其便。孫策專好遊獵。一日引軍會獵于丹徒之西山中。趯起羣鹿。各爭趯射。策騎五花馬。急快飛走上山。如登平地。正趯之間。忽見道傍三人持鎗帶弓。立於竹篠之內。策勒住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在此射鹿。策方舉轡而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糊。孫策大喝。急取所佩之劍。就馬上砍去。劍舉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拈弓搭箭射。

中孫策面頰。策就拔下面上箭。取寶雕弓回射。放箭之人應絃而倒。二人舉鎗向策身上亂糊。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與主人報讐。策別無器械。馬上以弓打之。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之中。程普引數騎至。將許貢家客三人砍為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此傷至重。用刀割袍勒之。救回。吳會養病。尋華陀時。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吳。命以治療。敷貼藥餌。醫者言曰。

此箭頭上有藥毒已入骨。可將息一百日。勿得妄動。若怒氣沖激。其瘡難治。孫策為人。平生性如烈火。恨不得三日無事。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許昌有人來。策急喚而問之。來人曰。曹反。懼怕主公。乃長嘆曰。獅兒難與爭鋒也。策乃笑。又問曰。操帳下謀士。皆懼吾否。來人曰。惟有郭嘉不服主公。策應聲問曰。嘉曾有何話說。來人不敢言。策怒欲殺之。來人只得從實告之曰。郭嘉對曹丞相言說。孫策不

足懼也。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安敢橫行
中原。說主公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倘有一
刺客起。便為強暴之鬼耳。他日必死於小人
之手。策聽之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
必曹之謀也。吾誓取許昌。以迎漢帝。不待瘡
可。便出議事。張昭諫曰。醫者令主公百日休
動。何故因一時之忿。自輕千金之軀。策曰。匹
夫料我。吾實難容。誓取中原。以彰英雄。昭曰。
待主公瘡可而議之。未為晚矣。正話間。忽值

袁紹使命陳震至。言欲結為外應。南北攻曹。共分天下。策心甚喜。於城門樓上。會集諸將。管待陳震。正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耳語。紛紛下樓。策恠而問之。左右荅曰。有神仙于吉。從樓下經過。諸將皆往拜之。策起身凭欄觀望。見一道人。約身長有八尺。鬚髮蒼白。面似桃花。身披飛雲鶴氅。手執過頭藜杖。立于當道。上至孫策部下諸將。下至城中百姓男女。皆焚香伏道而拜之。策大怒曰。此妖人也。

與吾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有道院在城外。每夜靜坐。日則焚香講道。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不有驗。當世呼為神仙。乃江東之福神也。當致敬之。策怒曰。汝等敢違吾令。便欲掣劍。左右不得已。走下樓去。推于吉上樓。策叱之曰。狂夫。怎敢扇惑人心。耶。于吉答曰。貧道乃瑯琊宮崇詣闕上師。順帝朝曾入山中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皆白素朱書。號曰。太平清領道。凡百餘卷。皆

治人疾病方術名之曰禁咒科。

禁咒科一名祝由科醫家

十三科內有此一科

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

人。未曾取毫釐之物。安得扇惑明公之軍心。策曰。汝毫末不敢取於人。飲食衣服從何而得。汝即黃巾賊張角之徒。今不誅。必為國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殺之。恐失民望。策曰。此等山野村夫。吾試寶劍。何異屠猪狗耳。眾官苦諫。策恨未消。命枷鎖下獄囚之。眾官皆散。各

令妻女入告吳國太夫人。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言曰。我聞汝將于先生。下于縲紲。此人多曾助軍昭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人乃妖妄之人。能以妖術惑衆人之心。遂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皆下樓拜之。掌賓者禁止不住。此等人與張角無異。不可不除也。吳夫人再三勸之。策曰。願母親勿聽女流之言。兒自有區處。策出。急喚獄吏取于吉出獄來。獄吏皆敬仰。在牢中盡去枷鎖。事之如

父母策使人去看時。旋帶枷鎖而出。策大怒。盡殺獄吏。仍將于吉。扭手下獄。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乞保于吉。策曰。汝皆讀書之人。何不達禮。昔日南陽張津。為漢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裹頭。鼓瑟焚香。誦邪俗道書。自稱以助出軍之威。後被南夷所殺。此等甚是無益。諸君自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使空費紙筆也。吾必殺之。呂範進曰。某素知于先生。能祈風禱雨。方今

天旱。何不令求雨。以償其罪。策曰。我且看此妖人若何。衆皆保之。獄中取出。開了枷鎖。令求甘雨。以救萬民。于吉即沐浴更衣。薜衆將曰。吾求三尺甘雨。救萬民。吾終不免一死。諸將曰。若有應驗。主公必敬也。于吉曰。氣數至此。但不能逃于吉。乃取繩自縛。曝於日中。策曰。若午時無雨。即焚死于此處。先令人搬運乾柴堆積於市。忽然狂風就起。百姓看者。何止千萬。填塞通衢。孫策於鼓樓上望之。狂風

起處。西北雲生。頃然天心四下。陰霧漸合。候
吏報曰。午時三刻。策曰。空有陰雲。而無甘雨。
正是妖人也。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棚。四下
舉火焰。隨風起。忽有黑烟一道。沖上空中。一
聲响。噫。雷電齊發。空中大雨如注。頃刻之間。
街市成河。溪澗皆滿。從午時下到未時。平地
水深三尺。于吉仰卧在柴棚之上。大喝一聲。
雲收雨住。復見太陽。衆官親自將于吉扶下
柴棚。解去繩索。便請孫策禮之。策乘轎至通

衢見衆官皆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策大怒曰。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遇其便。吾手下之人。皆心腹之士。此為禍之端也。掣寶劍令左右斬之。衆官力諫。策曰。汝等皆欲隨從于吉造反耶。衆皆默然。急叱手下武士。一刀砍頭落地。只見一道青氣。投東北去了。策怒。将于吉屍號令於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于吉屍首。遂報與孫策。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堂前陰雲中。于吉足步

而來。孫策取劍斬之。忽然昏倒。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孫權領衆據江東

孫策忽見于吉於戶內來。掣劍欲砍于吉。策自倒於地。衆人救入卧房。昏迷不醒。策母吳夫人來視疾。須臾甦醒。說于吉之事。母曰。吾兒屈殺神仙。以致招禍。策笑曰。吾自十六七跟父出征。殺人如麻。賢愚不知多少。何曾有為禍之理。今殺妖人。以絕大禍。何足懼哉。母

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可作好事以禳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豈能為禳也。母親勸之。不省。自令左右人暗脩善事以保之。是夜二更。策卧於房內。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滅。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牀前。策倚牀頭。仗劍擲之。錚然有聲。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清天下。汝為陰鬼。何敢近吾。言畢。忽然不見于吉。其母聞之。轉生煩惱。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母見孫策日漸黃瘦。轉求脩齋設

醮以饗之。策聞知乃與母曰。兒自幼從父。縱橫四方。未嘗見父敬信鬼神。母親何故諂佞以事之。母曰。非也。凡人生天地之間。誰不有死。但分清濁耳。稟其清者。英魂不散。升天為神。稟其濁者。幽魂不散。入地為鬼。聖人尚云。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又云。禱尔於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汝屈壞神仙。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汝可親往謝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之命。遂上

轎至觀道衆出迎。策心不喜。勉強入觀內。道士請策焚香。策乃焚香而不謝。忽香鑪中烟起不散。結成華蓋。華蓋之上立于吉。策見之急離殿宇。下廊廡而走。行不到數十步。又見于吉立於面前。策掣後者所佩之劍就砍。一人中劍而倒。衆人視之。乃前日下手殺于吉者。劍入於腦。七竅內迸流鮮血而死。策教擡出埋之。比及出觀。于吉又當於觀門之前。衆皆不見。惟策見之。策曰。此觀即妖人之所也。

坐於觀前。隨喚武士五百人。拆毀其觀。武士上屋揭瓦。皆墜於地。策獨見屋上。立着于吉。用手推之。策轉怒。令武士一齊放火。燒毀觀宇。火光中見于吉。飛瓦擲之。策急回府。又見于吉在府前。策乃不進府。遂點起三萬軍馬。於城外屯扎野寨。策夜宿中軍帳。令武士各執長戈大斧。遶帳而立。是夜獨見于吉。披髮而來。策於帳內叱喝至曉。如狂若醉。次日急歸城內。城門內又見于吉。策不顧而歸府。母

親曰從者盡白其事。哭泣不已。是夜策見于吉數十番。眼不能合。比及天明。母至。見策極其瘦弱。母曰。兒形容全換矣。策教取鏡照之。見其形容。自覺失驚。回顧左右曰。面色如此。當何復建功立事乎。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策拍鏡大叫一聲。妖人。金瘡迸裂。昏絕而死。母令人扶入卧房內。須臾策醒。見金瘡粉碎。乃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即請張昭等諸將皆入。策囑付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

江之固。足以觀成敗。汝等善相吾弟。乃取印綬。喚弟孫權。近卧榻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汝宜想父兄勦業之艱難。勿輕易也。權拜受印綬。策語母曰。不孝男。天年已盡。不能侍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權。望母朝暮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怠。母乃嚎哭曰。恐汝弟年少。不能立事。當復何如。策曰。吾弟勝我十倍。江東必然無

失。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郎。恨周郎不在左右。不得囑付也。喚諸弟曰。吾死之後。汝等可聽於孫權所使。宗族中有生異心者。衆皆斬之。骨肉為逆。不得入祖墳遷葬。喚妻橋氏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早晚汝妹若入見時。可囑付教對周郎說知。在意輔佐吾弟。休負我平生升堂拜母通家之義也。策又召文武曰。汝等善佐吾弟。各全忠義之名。再語孫權曰。汝若負功臣。吾陰魂於

九泉之下。必不相見。囑訖而亡。時年二十六歲。史官有詩贊曰

獨占東南角。人稱小霸王。運籌如庖覬。決策似鷹揚。威震三江靜。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應是識周郎

曾固詩曰

兵跨三江敢戰爭。民連六郡喜安寧。光輝寒日金盔重。血染秋波寶劍腥。眼濶尚嫌天地小。心高不信鬼神靈。疑誅于吉渾閑

事。只恨東南落將星

題于吉詩曰

來往東吳數十年。盡知于吉是神仙。英雄不信虛無事。覽鏡猶然氣觸天。

評曰。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予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策既亡。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

哭時也。且周公立法。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

不得行也。

周禮凡遇喪事即罷政事時有徐戎作亂伯禽罷哭而征之蓋急於

王事不得已也伯禽乃春秋魯王也

方今天下未定。休只管哭。

而廢大事。況今奸雄競起。豺狼滿道。乃哀親

戚。顧禮制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張

昭言罷。乃令孫靜理會喪儀之事。即改易孫

權之服。令扶上馬。便出理會軍馬大事。權生

得方頭大口。碧眼紫髯。昔日有漢使劉琬入

吳。見孫氏昆仲曰。吾遍觀孫家弟兄。雖各才

秀達然。皆祿祚不終。惟孫仲謀。形貌奇偉。骨體非常。必有大貴之表。而又享高壽。衆皆所不能及也。時權既掌江東大事。尚恍惚未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己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却說周瑜守禦巴丘。聽知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至吳郡。聽得策亡。星夜來奔喪。哭拜於靈柩之前。吳夫人出。以遺囑之言盡告周瑜。瑜曰。瑜豈敢當托付之重任哉。吳夫人曰。江東之事。全仗公瑾。願無忘伯

符之言。則孫氏舉族荷戴矣。周瑜拜伏於地。曰。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以死乎。權入拜謝。曰。權願不忘先兄之言。明公訓誨。瑜頓首曰。某以肝胆塗地。以報相知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基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高明遠見之士。以佐將軍。江東自定也。權曰。亡兄有言。內事委托張子布。外事皆賴公瑾為之。瑜曰。子布賢達之士。將軍當以師禮待之。瑜駕鉞不才。

恐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是誰。瑜曰。此人胸懷韜畧。腹隱機謀。生而喪父。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瑜為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經過。目無糧食。往求稍助。其家有兩囤谷米。各三千斛。見瑜言。即捐一囤與之。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友人劉子揚。數次請往巢湖就鄭寶處。此人未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也。姓魯。名肅。字子敬。權遂教周瑜。

請之。瑜奉命親往。肅接着共坐。肅問其故。瑜將孫權相待之意白之。肅曰。劉子揚曾召吾往巢湖。吾欲就之。瑜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主人孫將軍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天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成帝基。以協天時。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

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衆人皆散。
權留魯肅共飲。同榻卧之而卧。至夜半。權問
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之
餘業。思立桓文之政。君既惠顧。何以佐之。桓文
乃齊桓晉肅荅曰。昔漢高祖區區欲尊事義
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
項羽也。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切料之。漢
室不可復業。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
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

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
進代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守之。然後建號。
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論好議權曰。今
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肅曰。
古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為耳。
權大喜。披衣起謝曰。深承教誨。願共享富貴。
自此權大喜。賜魯肅老母衣服帷帳。居處受
用。昔時周瑜薦魯肅。肅乃薦一人見孫權。其
人。因漢末避亂江東。治毛詩。通尚書。明左氏

春秋事母至孝。瑯琊南陽人也。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權見瑾甚敬之。拜為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後却圖之。權聽諸葛瑾之言。遣陳震以書絕之。曹操知孫策已死。計議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操從其言。遂封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就委張紘為會稽都尉。齎印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三年孫策遣張紘獻

方物至許都拜為侍御史令與張昭同理政

因封孫權仍回吳輔孫權事既領會稽缺人管事張紘乃薦一人合肥

長此人居上虞乃吳郡吳人也姓顧名雍字

元嘆雍字元嘆言為蔡伯喈所嘆因以為字乃漢中郎將蔡伯

喈徒弟其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權以

雍為丞行太守事自孫權威震江東乃深得

民心却說陳震回見袁紹說孫策已亡孫權

領眾曹操封權為討虜將軍結為外應矣袁

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五十餘萬

復來取許昌。戰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曹操官渡戰袁紹

却說袁紹起兵五十餘萬。望官渡進發。

官渡在鄭

州中牟縣北

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急引文武等

官。盡數起兵。得七萬人。投官渡來迎敵。留荀彧守許都。先說袁紹。兵將臨發。田豐又上言曰。各宜守待。以候天時。若妄興兵。必有大禍。逢紀譖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出不利之語。紹遂欲斬之。衆官告免。紹教枷杻送獄。恨

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催軍進發。旌旗

蔽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

地名

下寨。沮授諫曰。

北軍雖衆。而勇猛不及南軍。南軍雖精。而糧草不如北廣。南軍無糧。利在速戰。北軍有靠。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南軍不戰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已囚之。明日必斬。汝又敢如此也。叱左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問罪。紹前後續添大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安營。週圍連絡九十餘

里。細作探知虛實。報到官渡。操軍新至。聞知皆懼。曹操與謀士商議。荀攸曰。北軍雖多。不足畏也。吾南軍皆精銳之士。無不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食不敷。軍必散矣。操曰。此言正合吾機。傳令點將校。搖旗鼓譟而進。北軍分一半來迎。兩陣相會。排成陣勢。殺氣遮天。征塵蔽日。北軍中審配教撥弩手一萬人。伏於兩翼。弓箭手馬軍五千。伏於門旗內。約定砲響齊發。北軍中畫鼓三通。袁紹

金盃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兩掖下大將。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旌旗節鉞。甚是嚴整。大叫請曹操答話。南軍內門旗開處。曹操出馬。左右擺列許褚。張遼。徐晃。李典。于禁。樂進等諸將。各持兵器。勒馬聽候。曹操以鞭指紹曰。吾於天子之前。請奏汝為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郡。何故數次欲反亂耶。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彌天。甚如王莽董卓。尚敢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

吾奉衣帶詔討奸賊。操怒使張遼出馬。張郃來迎。二將於陣前。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暗暗稱奇。許褚忿怒揮刀。縱馬直出。高覽挺鎗來迎。四員將未見輸贏。曹操陣內夏侯惇。曹洪。各引一千軍。兩肋齊攻。衝北軍陣。審配在將臺上。看見曹軍來衝陣。放起號砲。兩下弩箭齊發。中軍內弓箭手都擁出。前面亂射。曹兵如何抵擋。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官渡去訖。袁紹移軍逼近。

官渡下寨。審配言曰。可撥兵十萬去守官渡。就曹操寨邊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去。若得此隘口。許昌可得矣。紹乃從之。於各寨內選調有力軍人。用鑊鍬土擔。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原來官渡寨柵如城一般。週圍築三十餘里。廣濶傍有河。後有山。為之險要。因此難行。曹操見袁軍壘土山。張遼許褚等皆要出城衝突。被審配弩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

土山五十座。上立高櫓。

梯即雲梯也。

分撥一半弓箭

手於其上。以亂箭射之。曹軍大懼。皆頂牌遮

箭守禦。一聲梆子響處。矢下如雨。皆蒙楯

音盾。

伏地。

楯即遮箭牌也。

寨中亂竄。寨外壯軍吶喊而笑。

曹公見軍慌亂。請謀士求計。劉曄進曰。可作

發石車以破之。操急令曄進模樣。連夜造發

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之內。正對土山上雲

梯。候弓箭手在上放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

車。車上勢大。砲石飛空。亂打雲梯。打中雲梯。

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北軍皆蹙其車。曰。為霹靂車。由是北軍不敢登高窺望。審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鍬。暗打地道。直透曹營。號為掘子軍。曹軍營中。遙望見山後。又掘土坑。操又問於劉曄。曄曰。此是北軍。明不能攻取。其暗掘伏道。必透營而入。操曰。何以禦之。曄曰。繞營內。可掘長塹。伏道必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了許多軍力。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

紹軍不退。操軍馬疲乏。糧草缺少。意欲棄官渡。回許昌。持疑未決。乃作書遣人來許昌求荀彧。荀彧書呈報之。書曰。

奉承鈞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意論袁紹。悉將其衆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乃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伏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

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區區拙見。盡竭忠誠。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效勇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北軍。問其動靜。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提

其人見曹操言運糧事。荀攸曰。韓猛倚仗匹夫之勇。卒見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半路擊之。可斷其糧。紹軍自亂矣。操曰。誰可往。攸曰。只徐晃是可敵也。操差徐晃將帶史渙并火具先出。許褚張遼救應。六千兵分兩隊行。當夜韓猛押送糧車數千輛來奔紹寨。正走之間。山峪內徐晃史渙三千軍出截。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纔交。史渙殺散人夫。放火燒糧車。韓猛抵敵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

軍盡燒輜重。袁紹軍望見。西北上火起。敗軍報來。有人刦了糧草。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徐晃燒了糧囤。正撞見張郃高覽。人馬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軍到。兩下夾攻。殺散北軍。四將合兵一處。回還官渡寨中。曹操大喜。賞勞了當。分出一軍。於寨外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袁紹敗兵。救得些小糧食。回還。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官勸免。打為小軍。審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心。爲

集乃屯糧草之處。必須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籌策以定。汝可回鄴郡。監督糧斛。休教軍士缺乏。汝便速往。審配曰。軍機至重。不可忽也。紹曰。吾行兵二十年。非不能也。汝當蕭何之重任。亦非小可。休教吾費心。審配辭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眭元進。騎督韓當子。呂威璜。趙睿等。引軍二萬。去守烏巢屯糧之所。淳于瓊字仲簡。平生好酒性剛。軍士多畏之。自至烏巢。以為閒逸之地。終日與諸

將聚飲。却說曹操軍糧將盡。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任峻。措辦糧食。星夜火速解赴軍前。接濟。使命出寨。行不三十里。被北軍抄掠。捉見謀士許攸。攸字子遠。南陽人也。為人多傲。酷嗜財帛。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攸在紹處為謀士。迺取操書來見袁紹。紹問有何事。攸曰。曹操起軍馬。盡屯官渡。與我軍相拒。許昌必然空虛。若分輕騎。星夜掩襲許昌。而許昌可拔也。則奉迎天子。以討曹操。操可擒也。

如其未潰。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糧食已盡。正可乘時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謀也。紹不聽。攸頓首言曰。今若不取。必為虜矣。正勸紹舉兵之際。忽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運糧事。後盡皆言攸在冀州時。取受民間財物。濫令子姪輩多科稅糧入已。盡皆收下獄中鞫問。俱皆招認明白。紹覽畢大怒曰。濫行匹夫。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也。吾知汝與曹阿瞞有舊。想是

受他金帛。與他行計。啜賺吾軍耶。本欲便斬汝首。反道吾不能容物。權且寄頭在項。大喝一聲。乃退。許攸仰天長嘆曰。忠言逆耳。豎子不納。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而勸曰。主人何故自死耶。袁紹非治世之人。不納直言。久後必為曹操之擒。主既與曹公有舊。何不背暗投明。以避袁紹之害。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來投曹操。單主袁紹合休。有胡曾

詩曰

本初屈指定中華。官渡相持勒虎牙。若使
許攸財用足。山河爭得屬曹家。

曹操烏巢燒糧草

却說許攸被袁紹叱退。滿面羞慚。欲尋自盡。
左右曰。何不去投曹操。一句言語。點醒之後。
攸遂引數箇從人。步行出營。逕投曹寨。伏路
軍人拏住。攸叱之曰。我是曹公故友。快去報
覆。言南陽許攸來到。軍士慌報入大寨。操方

解衣歇息。忽聽得帳前報許攸私奔到寨。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之。遙見許攸。撫掌大笑曰。子遠子遠許攸字也遠來。吾事濟矣。就轅門大笑。扶攸入坐。敘舊情。操乃先拜於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公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遠是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有眼如盲。屈身索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願丞相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公信義之士。有何所疑。願聞子遠授

紹之計。攸曰。吾教袁紹。差撥輕騎。乘虛襲許昌。首尾相攻。因紹不從。吾故棄之。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遠之言。吾等皆死無葬身之地也。操遂下拜曰。袁紹勢大。不可當之。望子遠教我破紹之策。攸曰。丞相軍糧。還有幾何。操曰。可一年支用。攸曰。非也。操曰。有半年耳。攸正色而起曰。吾正心相待。汝何相欺耶。遂趨步出帳。操急請住曰。子遠勿嗔。尚容實訴。運至軍糧。可支三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

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布露。遂附耳佯言曰。寨中止有此月之糧。攸應聲曰。休得誑語。汝糧盡絕。操乃愕然曰。何以知之。攸取出操與荀彧書以示之。曰。親書何人所佐。芑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言之。操執手曰。子遠想舊交之情。望賜教誨。攸曰。丞相孤軍而抗大敵。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而自回也。擒紹父子。宜在今日。丞相

肯聽之乎。操大悅。求計於攸。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皆積於故市烏巢。袁紹營北四十里。今撥淳于瓊為將軍。運穀使監支。瓊嗜酒無備之人。公選精兵詐為索軍。問之。則曰。吾蔣奇也。差來護糧。到彼燒其輜重。斷其糧食。不三日。紹軍自散也。操大喜。置酒重待。留攸于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人。皆粧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與操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準備。丞相未可輕信。恐中許攸之計耳。操

曰。非也。許攸此來。吾始知天敗袁紹也。方今
吾軍糧食不給。難以久守。若不用攸之計。則
是坐而待其困也。若彼有詐。安肯留我軍中
乎。吾亦欲劫寨久矣。請君勿疑。遼曰。亦須防
北軍乘虛却取於此。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
曹敵荀攸。賈詡。待許攸。曹洪。守大寨。夏侯惇。
夏侯淵。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一軍伏於右。
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
操自引諸將居中。人銜枚。馬勒口。前後五千。

人黃昏離官渡進發。是夜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星光滿天。沮授在軍中。與監者曰。今夜衆星朗列。我欲觀象。可引吾出。監者遂引沮授出外。授仰面觀之。忽見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授大驚。急求見袁紹。是夜紹醉中。聽得沮授有密事見報。喚入問之。授曰。今夜仰觀天象。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牛斗之分。必有賊兵劫掠於後。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隄備。速遣精猛將。於間道山路巡

之。免被曹操之策算。袁紹叱之曰。汝乃得罪之人。敢以妄言惑吾衆耶。大叱監者曰。吾令汝禁固囚人。輒敢放出。亂言禍福。一劍將監者斬之。別喚人捧沮授去。授出嘆曰。我軍皆亡在旦夕。吾屍骸不知何處污土也。掩恨而去。却說是夜。淳于瓊新接糧草。遂收屯住。只與諸將飲酒。醉後卧於帳中。却說曹操皆令軍士束草負薪而行。二更左側。經過袁紹別寨。寨兵問之。操軍皆應曰。大將蔣奇奉命往。

烏巢護糧。北軍看之。果是自家旗號。從間道
小路。迤邐前進。凡過數處。皆云蔣奇護糧。你
我相推。並不阻當。比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
教軍士。周圍舉火。大小將校。鼓譟直入。淳于
瓊宿酒未醒。跳起便問。為何喧嚷。早被撓鉤
拖翻。眭元進。趙叡。運糧方面。見此上火起。急
來救應。從軍告操曰。賊兵在後。請分兵拒之。
操大喝曰。賊至背後。方可拒也。諸將遂奮力
向前。殺死者遍地。火光四起。煙迷太空。操勒

兵回殺眭趙二將皆被斬之。餘者亂軍中殺
死了。操將淳于瓊等數人。割去耳鼻。斷其手
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此時袁紹聞
軍報說。正北上火光滿天。紹知烏巢有失。急
召文武救之。張郃進曰。某與高覽急去烏巢
救火。就殺賊軍。郭圖曰。張郃之言未是。今劫
糧草。曹操必然親到。曹操一出。寨必空虛。可
以縱兵先擊曹操之壘。必可得也。操聞之。必
速還。此孫臏圍魏救燕之計也。張郃曰。郭圖

之言非也。曹操用兵多算。外出須內備。以待不虞。今若攻曹營不拔。瓊等見擒。吾屬皆為虜矣。烏巢一失。將軍大事去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圖再三請去劫曹營。袁紹使張郃高覽引兵五千去劫官渡營寨。遣蔣奇一萬軍。迳去救烏巢。先說蔣奇引兵奔烏巢來。曹操盡奪袁軍旗幟。偽作淳于瓊下敗軍回寨。至山僻狹路。正遇蔣奇軍馬。奔走交肩而過。蔣奇軍問。皆曰。烏巢敗兵回。

歸。後來的是南軍。軍漸過半。張遼許褚忽至。大罵蔣奇休走。措手不及。被遼斬於馬下。兩軍會合。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曰。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不遣人去接應烏巢。盡撥望南。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衝動北軍。曹洪從正中引軍而出。三下攻擊。北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却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收軍還營。袁紹收敗殘軍。

馬退歸營寨。淳于瓊等耳鼻皆無。手足盡落。也還寨內。紹問敗軍如何失了烏巢。軍曰。將軍醉中。因此不能當抵。紹大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譖曰。張郃高覽見將軍兵敗將亡。心甚欣喜。紹驚曰。何為出此言也。圖曰。郃覽二人素有降曹之心。去劫寨。故不用命。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遂遣使急召郃覽歸寨問罪。圖却又先使人報郃覽曰。紹遣人收汝等殺之。使至。高

覽問曰。喚我等有何意。使曰。未知也。覽掣劍
斬却使者。郃驚曰。斬使欲往何之。覽曰。袁紹
為上不寬。聽信讒言。必為曹公擒耳。吾等豈
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公。以為萬全之計。
張郃曰。吾亦有此心也。二人遂領本部軍馬。
前來降曹。夏侯惇曰。張郃高覽來降。未保虛
實。操曰。吾以德化之。本有歹心。亦變為善矣。
操教開門接入。郃覽投戈卸甲。拜伏于地。操
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致有敗。昔

子胥不早悟。自使身死。今二將軍來歸。正如
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就封張郃為偏將軍。
都亭侯。高覽亦為偏將軍。東萊侯。郃字雋義。
河間鄭人也。覽。隴西人也。操得張郃。待之甚
厚。素紹自去了。郃覽又絕了。烏巢之糧。軍心
惶惶。多有逃竄。許攸又勸曹操宜速進兵。張
郃高覽請為先鋒。操許之。當夜分兵三路。去
劫紹寨。混戰到明。斬將降兵。不計其數。平明
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荀攸獻計於操。可

佯言調撥人馬。分路過黃河。一路取酸棗去。攻鄴都。一路取黎陽。斷紹歸路。以此言達知。則袁紹驚惶。必令動兵勢。趁兵分動。皆一擊可擒紹也。操乃用其謀。使大小軍士。四遠佯言。故令紹軍聽知。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子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又遣將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打聽。知袁紹兵動。操令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

紹營。北軍變動。俱無戰鬪之心。東西不能相顧。紹軍大潰。素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其子素譚後隨。早有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將引一千軍馬追至。趕紹將近。紹急渡河。四下兵合至。各各爭攻。紹盡棄圖書車仗金帛而逃。紹止引隨行軍八百餘騎而去。操兵追之不及。所得遺下之物。不可勝數。偽降者盡皆斬之。所殺八萬餘人。流血盈溝。其溺水死者如蘆葦相似。紹軍七十五萬。到此皆休。操

大獲勝捷。所得金寶段帛。給賞軍士。於圖書中。忽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曹軍中諸人暗通之書。荀攸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盡皆將書焚之。遂不再問。史官有詩曰。

盡把私書火內焚。寬洪大度播恩深。曹公

原有高光志。贏得山河付子孫。

此言曹公能勝龍天

下之人因此而得天下也

亂軍中沮授不能逃。被擒來見曹公。公素與

授相識。教取過來相見。授至帳前。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國家未定。當相圖之。授曰。父叔母弟。懸命袁氏。若公憐愛。速賜死。為福。操曰。孤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操乃厚待之。次日於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而殺之。至死神色不變。操嘆曰。吾殺忠義之士也。傷悼不已。遂葬之。史官讚沮授詩曰。

河北多名士。忠貞說沮君。凝眸知陣法。仰

面識天文。至死心如鐵。臨危氣似雲。曹公
哀壯士。猶與建孤墳。

操乃大急。督領大小將校。攻打冀州。來捉
紹。未知素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六終